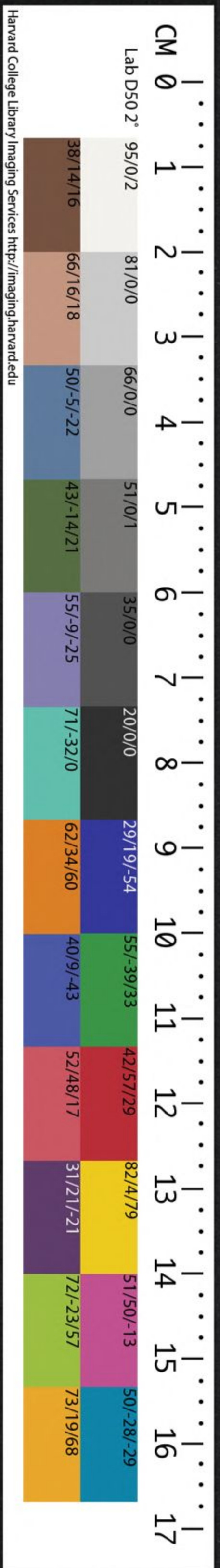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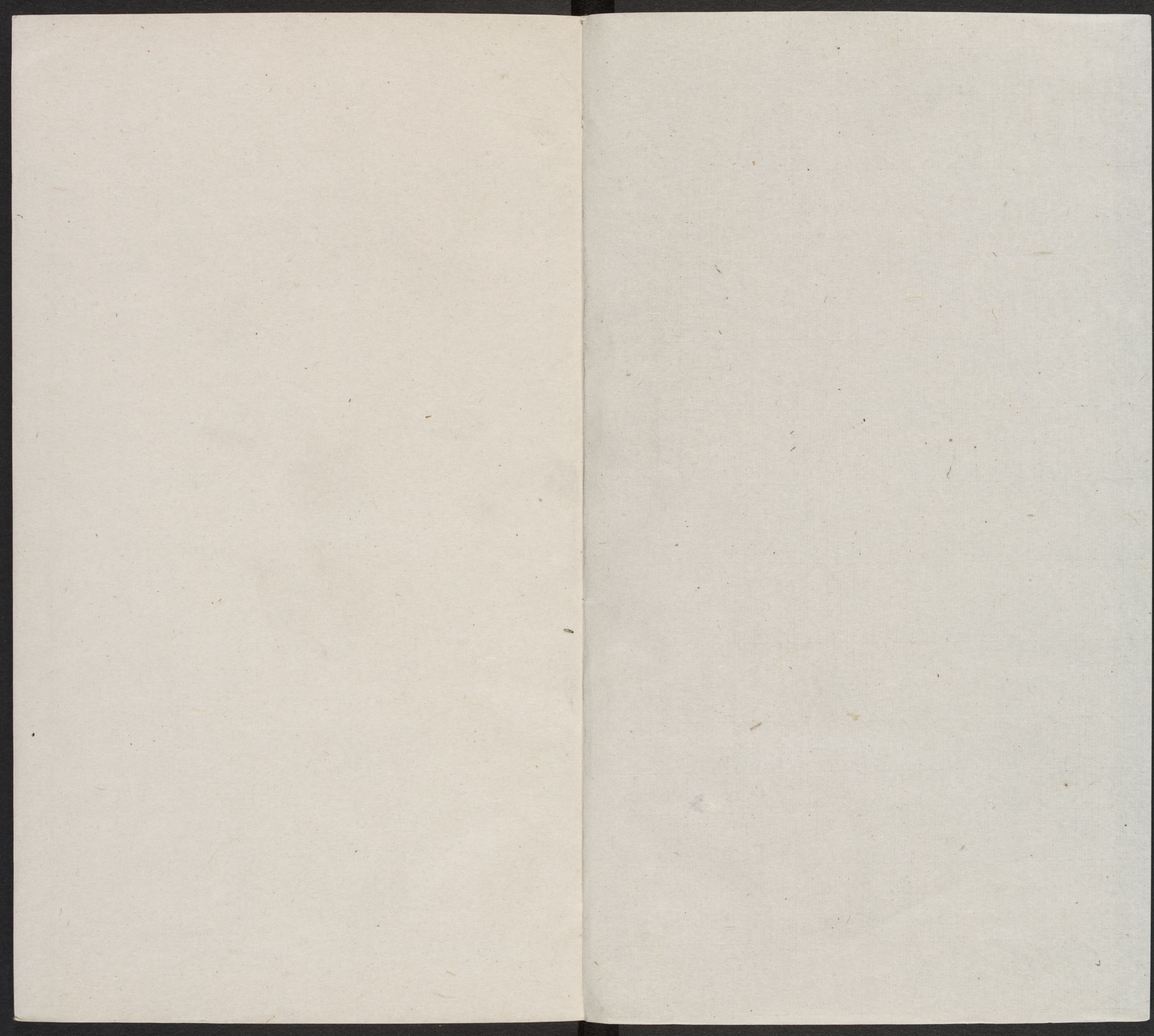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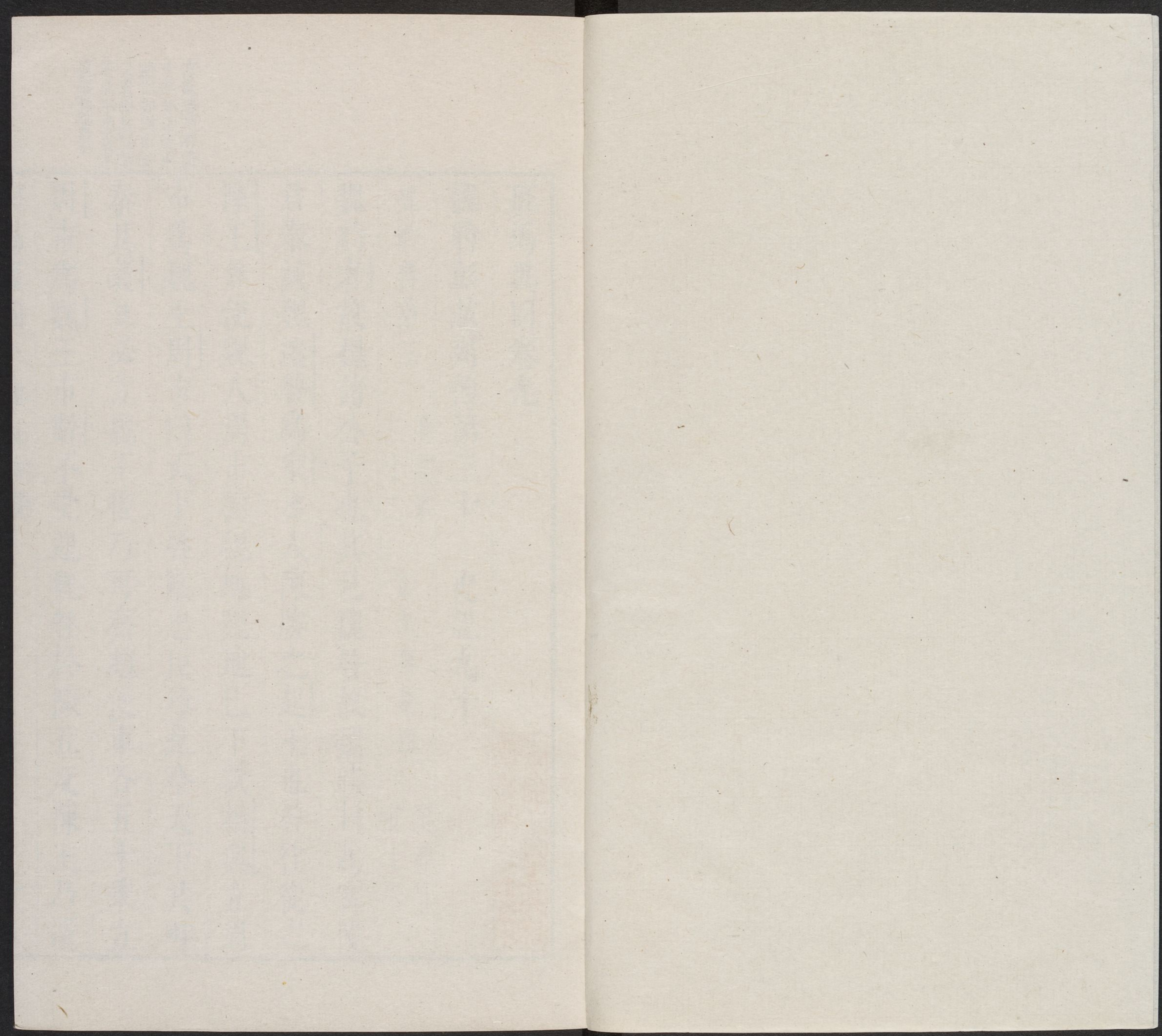


T2515/216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52







班馬異同卷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

君秦滅魏遷咎為家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

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

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

秦其義諛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

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方亂時乃有讓千乘却請趙繼絕世如周市云云者惜其福智不及不然豈不高視籍輩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約定是咎自殺
亦有耻者

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
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
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
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
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
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
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

豹語似慷慨其
說高帝甚感切
然何以就縛故
庸人耳

親病至國卽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
戶封若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
隙耳今漢王慢嫚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
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爲
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
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

漢書是

會期史記是

起群盜立節制
亦必有以相服
雖無一語次第
具見

此遺漢間也越
終始從漢而田
橫傳謂其中立
且為漢且為楚
將無其迹疑似
故有為奇兵

越欲立魏後盛
心也

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
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
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
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
會後期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
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
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
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
皆大驚畏越莫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
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
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無所屬
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叛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
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
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
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
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真魏後也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

彭越

三

最是得力處自
擅將略地往來
為游兵或攻或
走皆自為去就
在當時劉項對
壘外此足稱奇
兵至會垓下其
未耳

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
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
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
乃使曹咎守城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
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粟十餘萬斛以給
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
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

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
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
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亡毋後且越
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今取睢
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傅海
又言所以與許齊王韓信語在高紀齊王信家在楚
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
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
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

獨掩字勝
謂其不誅輒為
反形已具臣瓚
曰扈輒勸越反
而越不誅輒是
反形已具也

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
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
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使將將兵
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
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為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
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維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徙蜀青衣西至鄭逢

不用詔字

呂后從長安東來欲之維陽道見彭王越彭王越為
呂后泣涕自言無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
俱東至維陽呂后白言上曰彭王越壯士也今徙之
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
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彭越宗族國除

喋血乘勝日有
聞矣不可解看
上語意謂其與
喋血乘勝之日
則有間矣身已
為王彼時不反
以此時反故隱
約如此下語最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
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

是無力處意聞
字誤日字句讀
此贊曲折語意
甚奇能言豪傑
意中事取於衆
人所不取亦其
所過素意如此
他人筆力幾許
能發明獨患無
身耳五字極論
備雲蒸龍變又
惟其度二字不
可解空云度其
故亮以此也

班馬異同卷九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班馬異同卷九

班馬異同卷十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漢書三十四

無用爲字

其母死營高塚
載之替以見其
志乃太史公過
淮陰親見又奇
移之寄食下不
類然常從常數
從頗得漢書以
故欲小疎刪去
下飲下寄是至
城下釣繫諸母
漂如畫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家貧無行不
得能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飲
人多厭之者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
長妻患苦之乃廼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
亦知其意怒竟自絕去信釣於至城下釣諸母漂有
一漂母見信饑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此較平傳嫂語
門席屨渡平傳
猶雅他人寫一
貧字何至此

蓐食奇漂母又
奇跨下又奇跨
勝袴形容正在
此蒲伏可笑耳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又侮信者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信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
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
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
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弗用漢王之入蜀信
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疇十三
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

而斬壯士語不
驚又健滕公盛
德乃具眼人也
在蕭何前魏無
知上

等蓋滕公也

天下乎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
都尉上未奇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
諸將行道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
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非敢亡也
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韓信也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國士無雙四字
兩語鋪叙蕭何
奇信追信拜信
本末不遺餘力
所謂功第一亦
謂此高帝自知
之耳

須如此方見史
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召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

嗜啞叱咤彷彿
與意烏猝嗟異
八字得於開口
古無此奇實見
項王之為人故
耳
匹夫之勇易見
婦人之仁難言
此耳字與也字
異

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默良久曰：不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啞叱咤，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姁姁人有疾病，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列敝，忍不

此語却最緊要
微有欠

多怨百姓語矯
說得有本有末
此豈淮陰惡少
哉

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
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
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
將秦子弟數歲矣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
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戶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蜀民無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
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三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

王皆降合令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
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
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
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
親疾至國即絕河關亦皆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
生往說魏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乃以信為左丞相
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出相直
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反塞臨
晉信乃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此數語計先定
卒皆有功勝登
壇云云

漢王與兵三萬
人才破趙即收
其精兵用見當
時所遣非甚有
餘信後所用人
非前所有而能
聲威如此驅市
人有法古無比
也

以木罌瓠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
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
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
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進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
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
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
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待樵蘇而後爨

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
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
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十什則圍

漢書勇截皆是
但為必不字與
否必為字大遠
以游說言之必
不婉而否必峻

間能窺知所以
敢下此傳之密
也

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
里而襲我亦已以罷極矣今如此避而不弗擊後有
大者何以加距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
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間人間視窺知其
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革山而望趙軍誠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
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餐曰今
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

盡成趙壁趙幟
與水上軍旗鼓
狀并與當日傳
呼兩語如見而
聞如井陘口與
渡處先後徵次

去爲字六勝

前行兩字還欠
實主故知史未
易作未易註此
處頗欠分明背
水必已濟也已
濟而陣然未是
大將旗鼓彼以
爲試已必未肯
擊前行謂趙軍
將欲臨水則恐
吾以阻水而還
耳故遣萬人先
濟背水而陣舊
註以信軍前行
失之
言父疑復疾戰
三字衍果然

看他結証得明

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者候趙空壁逐利則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

驚以爲漢爲皆已得破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斬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至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校効首虜休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投之

但背水陳不問
不答何自得兵
法哉可謂用法
得法外意

此也字缺不得
下也字可無

漢書是

甚從容詞辨猶
有古戰國之遺
風

也字好

亦字好

此聞言語亦寫
得別謂眾人皆
知信必勝必取
則無復鬪志但
日夜愉情美衣
服飲食以時極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經所
謂驅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為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
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
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
將不可以語勇今若臣敗亡之虜者何足以權大事
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之秦而秦霸
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耳

誠令向使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僕亦已為禽
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
願足下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愚者千慮必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
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故成安君有百戰百
勝之計一旦日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泝水上今將
軍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
不終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
天下諸侯農夫眾庶莫不輟耕釋耒作怠惰褴褛衣

言無所逃敗遲
不如早也漢書
易農夫故明又
去短長等最是

此處取史記先
後亦不過乘勝
傳檄以搖之耳

策非奇也事勢
適當然者且委
曲展轉揣謀盡
情所長獨在牛
酒享醪北首燕
路耳
從燕而東臨齊
略不用一語最
得論事之體

立片言以居要
閑處有力見其
有餘

甘媮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
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足下欲舉倦弊勸敝之
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力
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而弱若燕不服破
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劉
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
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
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爲將軍之計莫
不如案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然後遣辨士發一乘
之使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以使燕燕必不敢不
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而東告臨齊齊必從風而服
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
也兵固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趙以鎮撫其國
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卒

班固集同卷一
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南之宛葉間
得黥九江王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四年
漢王出成臯東渡度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
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起壁張耳韓信未起卽
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爲相國收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
未渡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
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

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

救下連信已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

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

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無行也且酈生一

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

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度河齊已聽酈生

卽畱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

如此襲齊不必
信能無有哀酈
生者士于功名
之會惟恨不至
一日下七十城
縱酒而飲豈知
蒯通之睨其側
哉爲高陽酒徒

以死未為失也

留齊王田廣以酈生賣為欺已乃而烹之因敗而走

高密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

自後漢將至此蒯通傳內下接漢方

困於滎陽遣張良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

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

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寇戰其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

此人又高於廣武

漢書簡盡甚不頌

曼字好

或謂趙用廣武君策信自謂成禽又有謂信謙

為且聞知其不

用必有處此皆書生之見趙當

亡漢當與故弗用耳如或人說

龍且語以故土招亡臣容主危

疑中何不集信非僥倖亦當王

漢且不能禁也

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

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

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以壅水

上流引軍兵半渡度擊龍且佯陽不勝還走龍且果

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廣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夸詐多

夸詐又明

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填之其勢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已以亡龍且項王恐使馯眱台人武

漢初接戰國語猶從容反覆本末條理不爲不整政見語勢看他說分土休兵與復東侵奪人分地直是憐而活之右投左投各不當去漢書較直

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與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金石交爲之盡力用兵然終爲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

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即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三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邪韓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

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

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漢方困

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

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為奇策

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

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

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叅之萬

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

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

史記妙

此處請問則上已露

漢書易置楚漢兩段楚後漢前若以智勇俱困

觀之楚前是也先張楚勝而迫西山不進亦不後言漢弱亦不深詆正是游士兩可之口而歸之鼎足所圖在此容容即顯顯望貌苟自容而已

其勢在上語此

相君之背貴乃而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因請
間曰天下初發作難也俊雄豪傑連建號壹呼天下
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襲燹飄至風起當此之時
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楚
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
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維阻岨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還

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夫銳氣挫於險

嶮塞而糧食竭盡於內府藏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

所倚歸命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其執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命縣於命足下足

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腹輸墮肝

膽效愚計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方今為

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參分天下鼎足而居

虛隙謂伺隙楚漢皆可乘也

割大弱彊以立諸侯正是其策之尤善者漢書疑楚漢兩立身據全齊無地可割故并制之不知其意謂鼎足之後伺隙而動因其可弱者弱之因眾建諸侯以自輔觀下文齊故非自割弱也語有淺深謀有遠近意在言外不當去之大有所失漢書刪得潔淨

文字之祖

立其勢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按齊國之故有膠淮泗之地懷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圖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見利倍義而背恩乎蒯生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後及爭張廝陳澤釋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鼠竄逃以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戰於鄆北殺成安君死於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

通似國策

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語曰野獸已盡禽殫而獵狗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以交友言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高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

不賞字創于此

揣摩親切發越
慷慨

井陘誅成安君狗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數十萬衆東殺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之名竊切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

反覆取譬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

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守儋石之祿者闚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計誠
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與不若如蜂蠆之致螫蠹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
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
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
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值而易失也時
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無疑巨之計韓信猶豫與

不忍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

通蒯通說不聽已惶恐乃佯陽狂為巫

漢書通傳語止此接天下

既定後信以罪廢

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

遂不聽漢王之困敗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徵信遂

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死高祖襲奪齊王信軍漢

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百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竟召辱已之少年令出勝跨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

增惶恐是

此處又襲又奪然無一字可放高祖用信而每疑之前急時襲取易置敗後容可亮藉使事成即襲如前惟恐變生皆英主神智不可及他日謂天下之兵在此是也其深中其欲者徙楚衣錦歸榮之觀信至國以下而高

祖得之矣

漢書三語盡

如此為其為羽
報仇也昧一夫
何足存楚皆策
士常談然語警

能殺死之邪殺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
鍾離昧家在伊盧素與信善項王死後敗昧亡歸信
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之信初之國行縣邑
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變告楚王信欲反高帝
以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計謀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
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偽游於雲夢者實欲
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
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亡患
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

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高
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良
狗烹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維陽赦信罪以
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疾不朝從信
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嘗過
樊將軍噲噲跪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嘗從容與信言

皆史語最切處

如此心事寫得
到髓

漢書於此勝

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字字已是不可增損增數匝已拙增而歎少緩欲與子有言也却去也字大非其凄凉不決正在此一也字若增吾字損也字語勢徑直

則反形成矣非徘徊猶與甚不得已之意從一也字有成與不成之異若此處看得言有可悲則過在高祖文字之妙如此更不用此語重出矣

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而益善辦耳上笑曰多多益善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拜為鉅鹿守代相監邊辭於淮陰侯信淮陰侯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也豨因曰唯將軍令之命淮陰侯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

畔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之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而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帝所來言稱豨已得死破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

憐之直

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
 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反為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破豨軍來歸
 至見聞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
 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道其語高祖曰是此齊辯士
 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
 止此以下入蒯通傳接前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
 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
 之手高祖曰是齊辨士蒯通乃廼詔齊捕召蒯通蒯

文字有急辭不
 可緩者問信死
 亦何言是也有
 緩辭不可急者
 蒯通陳秦風是
 也漢書雖剪之
 使勁然出之者
 不迫則聽之者
 不移此值極似
 先秦剛即為漢
 必不得已寧疎
 毋密史漢之分
 也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
 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欲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也對通曰秦之綱絕而維
 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各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齊王韓信
 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
 天下銳精持鋒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

不能耳又可盡烹之殫誅邪高祖曰置上廼赦之乃
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
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齊士不與
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
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
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
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
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
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

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卽束縵
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縵
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
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
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

太史公置酈生
蒯通傳內觀其
言武涉已去蒯
通又來此豈可
以常法拘其中

有成安廣武又有說龍且者隨事隨筆跋涉愈多豈不能別為刪傳哉漢書移此于彼兒童之見也

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
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宐乎 班馬異同卷十

班馬異同卷十一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斬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

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從高

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噲以為舍人從攻

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

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

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

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較豐潤然無益蕭何曹參使噲求迎節次亦實然別傳互見亦可在他傳為重出矣明班史是移來此致後此亦微卷此為修史者言之也若作者初出此是自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焉得更佳不必改兩常從亦見當

時獨親厚噲不
特戰時為然削
復常從則無此
眼目看他入復
字是用意却又
與前增後字鄭
重不同

此以字連下賜
爵卿

增尸鄉字減於
字是

此跨下少年所
羞伍者然規諫
留關中排闥慷
慨語豈屠狗者
哉因項伯而無
首無尾極是事
情字字備中酒
此是酒土肩字
妙有刀屏字與
擁字不同如此
則項氏君臣皆
將疑伯矣政以
且舞且蔽獨以
肩為舞態圖書
彷彿所不能陳
特陳此字本欠
項伯亦拔劍共
舞意故一字代
兩傳互見樊噲
衣營外聞事急
乃持鐵盾入語
粗直最得大槩
班史不削姓是
削鉄字微減力
初入營緩不似

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城先登下
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聞爵從攻圍圍
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
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擊攻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
扛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斬候
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六人賜爵卿從攻破
揚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
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
軍於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

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
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
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屏蔽沛公之時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居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
初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到營憤憤無謂
中忽指東指西
便是畫圖貼說
頓成組麗
子長一手自作
項紀又作噲傳
看他筆勢種種
不遺而健快復
自過之如騎老
馬即熟路暗行
略無顧慮即厄
酒凝肩與拔劍
切肉盡之前紀
許多從容去一
畫字便彼此不
相似臣恐天下
解心疑大王也
又有味而古可
為刪潤之祖紀
傳兩樣各好不
相犯最是奇俊
若曰在其傳最
拙
一字不當去去
間道謬歸又走

諸勢適合如此
跋一句於此精
神出眼目具此
後人所能而自
子長發之
明日繁不論後
幾日皆可屠咸
陽三字本無相
涉涉筆扶疎亦
不可無
有從有別得一
別字映得諸從
字明從是在帝
後別是自行於
字尋常可去此
亦難去擁輕車
騎於雍南必是
當時先有漢軍
得噲來應作一
處以此見漢初
功狀明無毫髮
失實必秦餘商
鞅之教也觀論
級與多最可見
筆法如此先登

酒凝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
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
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走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
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
噲奔入營請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
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雍擁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
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
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車騎壞東郤
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
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
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

自先登陷陣看
他卻敵不雷同
衆人之後耳
灌或以爲水攻
或以爲地名以
筆勢言之地名
是
敗還樂陽無功
而益食封見得
當時危急解體
雖噲不得不益
封此曾中有史
隨筆自見非有
意
此於字去得不
爲文章
堅守戰三字結
案與諸將剖符
世世勿絕與後
卽軍中斬噲語
相反
燕王反楚王韓
信反常語此傳
西反字在上本
世逆本亦可不

書是他弄筆至
此然增一者字
又慚愧人
功狀史文何可
無少變化戰襄
國破栢人殘東
垣略點破事實
有殘則屠爲盡
矣降定擊破得
皆傳內史文似
羨而非羨得是
并得其人
截截然減於字
或不減覺燕軍
所將卒不可解
而羨
未見抵之爲人
名也抵訓至一
云抵者丞相之
名
斬虜所得總會
於此而屠者東
殘東垣所處不
知其歲

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
陵項籍旣死漢王爲帝卽皇帝位以噲堅守戰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秋從高祖攻反燕王臧荼反噲從
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之定
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

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
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擊豨
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王黃將軍大卜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
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
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
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二千石

排闥二字全無
所祖不稱蕭曹
張陳而稱絳灌
因見所為群臣
碌碌直噲等耳
噲入絳灌隨之
非噲不能造作
至流涕數語粗
粗鹵鹵有布衣
之憂有骨肉之
悲不獨似噲口
語而三反四正
復情詞俱竭只
是子長筆力至
一絕字驚痛聲
淚俱透更千萬
語不能盡千萬

人不能道此一
字可諱可悟趙
高一語更嗚咽
而至
只一惡字不見
是何人何語第
有何意寫得出
來故更不用言
不用曰而高帝
聞之即非告變
與彈劾
去聞之造次

要此九歲字
諸呂頹姦屬似
祭
他字好

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頹為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帝嘗
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
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廼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
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
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

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
則高祖帝已崩呂后釋噲使得復爵邑孝惠六年樊
噲卒薨謚為曰武侯子伉嗣代侯而伉毋呂須頹亦
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顯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
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頹姦屬等因誅伉舞
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
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薨謚為曰

此處何可缺一字

此其隨時變態者

荒侯子他廣嗣代侯六歲侯家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畱六月餘商以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

破軍是無軍字但地名是反處也紀事時有此

傳無他異獨在諸以字不論重疊政欲班班然見眼目此紀事之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即史文千百無異不特不必刪亦不可刪

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雍將軍於烏氏周類軍柁邑蘇馭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旣已死漢王爲卽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
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
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巴
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將太上皇衛一
歲七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
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
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
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已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以兩陳言合為
非

病不治劫之使
令其子又見其
賣友此其右袒
可知傳不欲顯

無此也字豈不
可怪也哉

孝惠帝呂后呂高后時崩商病疾不治事其子寄字
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
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
令其子况寄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勃
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商卒薨謚為
曰景侯子寄嗣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友也孝景前
三年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七月
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迺下趙城滅趙王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

謂傷人為非重
則殺人又當何
如疑當時傷嬰
外又傷別人事
發相重乃自謂
不曾傷嬰時嬰
厚故嬰復証不
曾傷人故坐繫
若身自受傷故

說不傷則傷痕
在又証之兩字
難用坐繫掠盜
是以不傷重傷
也不通
覆兼移義不必
言移也
使上降沛一日
本不可解蓋縣
令史而從令降
日上一日言其
以是日降也然
頗費力不自然

三以兵車趣攻
戰疾每舉不省
文以見其所長
疾者又力狀之
狀也如先登與
陷陣各有實
既曰常以太僕
奉車又曰復常

怒下寄吏有罪奪侯免景帝上乃廼以封商他宅子
堅為繆侯續酈氏奉商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
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傳至玄孫子侯終根
立武帝時為太常坐法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
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
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旣司御每送使客還過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
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

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移獄覆嬰

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

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

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

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

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立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

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破之賜爵執珪圭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封楊熊

奉車則以太僕復以太僕五子長豈不自厭其傳意政謂嬰以太僕終其身自起沛公奉車至載孝惠魯元止見得他奉車所就如此漢書盡削之但曰常奉車止抑誰不能

敗不利亦不可省敗有復戰唯覺不利故馳去也敗又急又馬罷又虜在後又常蹶兩兒欲棄之欲字豈可省蹶字勝常收不一收竟載之徐

行當載之初兩兒驚恐未定故復徐行直待其面雍樹謂兩兒自相依倚對面帖定乃馳盡得形勢具足若前初載而可馳常常收載之亦足矣其徐其疾皆在其手故云怒行欲斬嬰妙在行字謂欲去此累復增此累且馳且怒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令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躓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旣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

邑沂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

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卽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

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

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乃

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

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官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薨謚爲曰文侯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至

曾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

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爲孫氏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

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

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

去敗字是

嬰無文墨議論
首尾功狀次第
止此精神尤異
獨在數疾方字
耳觀未拔與所
將卒及身虜得
見秦漢間戰陣
明整文字釁是
如此非後來張
皇附會比也雖
左傳不免可觀
少此

漢王敗進秦將
又反皆別傳偶
見者

去兵字是

去車字是多習
騎兵三字止有
三字又多一騎
字

閑處又見嬰少
年

起陽武至襄邑
屬上餉道謂餉
所徑從之道時
時異焉得朴實
可觀

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
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人
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圭號昌文君
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
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
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
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

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眾漢王乃廼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
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
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
廼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
絕其餉饒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

上有以列侯重
以御史大夫較
是

節節見嬰長騎
事

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
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
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
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
橫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
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

如漢王遁歸如
信自立皆文可
省然正欲以此
見先後取著

叙得有力處

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畱公旋於高假密卒斬龍且生
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
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
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入攻
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
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
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畱薛沛鄧蕭相攻
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頥鄉從擊項籍軍於

此周蘭疑然復
字又似是必嘗
逸者

此分合皆有功

他人則無此去
字有受詔字是
刪非見別追將
皆著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
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
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
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
縣漢王卽立爲皇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
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
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

此平城亦要見
亦今人所不必
備者

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
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至平城
爲胡所圍因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
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
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
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

六字殊無謂與
上邑食與定今
相屬不得不爾
然頗失潤色下
自破布歸亦然

此處寧詳子長
雷此等何害長
安語拙如上一
歸字耳漢書
刪且入誅不當
為王者以下有

風齊王以誅呂
氏疑其來或更
助呂氏耳然遣
嬰受命擊齊而
雷榮陽恐為齊
王所疑故風燕
之耳此八字不
當去
共立代王為語
有力齊哀王舉
兵來嬰屯榮陽
齊止而不前最
是緊要史筆有
深淺處當時非
嬰止之則誅諸
呂之後有難為
者矣絳侯得誅
諸呂於內而齊
罷歸者嬰力也
至自榮陽遠三
歲始議共立代
王為文帝君子
定嬰之功不在
絳侯陳平下此
傳有焉

誅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
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
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
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
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呂
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欲為亂齊
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
等聞之乃遣以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
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
自滎陽歸還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
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薨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
代侯十二年傳至孫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

此處大欠明白
何濟北方反而
罷丞相之兵

有樊鄴勝灌并
沛蕭曹之家之
素鼓刀屠狗樊
也賣繒灌也樂
言與也若此所
謂踈蕩願存奇
氣不足律以後
人筆法亦且不
堪為言高祖功
臣之興時若此
云語別有恨通
語亦古

有屠狗販繒則
所引經生語為
贅納僕御於屠
販中屠屠徒可
羞唯鄙寄語不
可以不辨義存

君臣甚善然有
功君親如此而
當時天下猶以
賣友為恥此孝
文之世所以為
厚也

武帝復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奉嬰後後八
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勝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
天下以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
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
親可也

班馬異同卷十一

班馬異同卷十二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

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

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

每朝立柱下主
板籍等書
詠不用命者非
蓋文士不能也

班固異同卷十二
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
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趙王
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
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
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
書記籍蒼天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君相府領
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
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稱計相在當時
亦奇

其時文雅如此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昌自卒
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
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
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漢王於是乃
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
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古史直致如高
帝擁愛姬驕項
乃今人以爲小
說可以諱者諱
賢本不在此而
後世以爲諱甚
此復何害高帝
乃益可知

兩期期并與其
事喜怒收盡之
詞不必達

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
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
得騎周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
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高帝欲廢太
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
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
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卽罷呂
后側耳於東廂箱聽見周昌爲詭跪謝曰微君太子

怒及方與公如
此可愛

是此時亦不主
刀筆也有此事
亦須次第俯仰
有以發之是爲
史

邪字不可去備
字是兩截語

幾廢是後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
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
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
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
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
下所爲不樂非爲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
郤隙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安爲趙王置貴

趙堯小吏獨能
測知帝意逢可
言之時耳其爲
趙王謀則速之
斃也帝見群臣
皆畏呂后者如
呂強一時呂后
徒以乃翁敬之
堯之際遇迎合
或自有命方與
公以爲奇才未
也

此弄印又極所
以德堯之意下
云前亦有功是

高帝以愛子托
人必得如信布
者乃可否則能
調護兩宮間如
滕公輩又否則
能以言語微意
感動如陸生昌
雖艱悴者觀
其拒命直致如
此於高帝平生
豈有一語發明
能使婦人兒流
涕不忍負者此
則堯召之也呂
后悍警愈激之
則愈烈豈悼一
昌昌雖謝病久
之則亦死愧省
息矣

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
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
其人有堅忍質伉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
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
固欲煩公公疆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
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
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
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
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

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
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
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
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固爲不敢遣趙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患之怒乃使使
召趙相周昌周昌相至謁高太后太后怒而罵周
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被
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

死見鳩殺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薨謚曰悼
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
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
崩事惠帝終世後五歲高后元年聞御史大夫江邑
侯趙怨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
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辟避吏吏繫呂
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
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

不與之與與誅
遠矣何二史之
祇恬也將何從

此至孝文二十
年與後爲相十
五年皆眼目之
不可失者
時時尋其端緒
而是正之

東擊項籍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
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
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侯曹窋代敖爲
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諸呂祿等後坐事
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
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
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

人之音聲將以此律令若百工若亦及也謂凡事以水德爲準無所不至最見其迂僻小創故曰天下以爲程品皆譏之贊又譏之如此而獨不信改服色是未相前猶未盡行用

因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人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邃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詔事

此五尺八尺似無稽及孫少減爲怪耳
古今人物高品無不有惟福勝智雖至謬不可及高帝功龍虎皆安在而張

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之時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爲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薨謚爲日文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卒子至孫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蒼以庸材備位
無言論功業爲
相至十五年百
餘歲以善終當
其推論如巫祝
小人以爲至不
祥

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三四百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以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

久念不可不成
語餘非無人又
見無一可者

廣國念久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

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

禮字無謂

此下五字甚有
氣力皆自以意
爲之

度已困通最是
出豁帝爲賢

請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弗爲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
帝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上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
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
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
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

必無先斬內史
而後請之理幸
言之耳而後世
迂儒猶據爲案
也雖罪莫大如
不孝者豈可不
聞乎

此故官送不可
知何禮敬之嚴
如此
此因張蒼十五
年相并及其時
代之相者及因

堧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
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上
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內史錯景帝上曰錯所穿非真
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
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
錯所賣至舍因毆血而死謚爲日節侯傳子共侯茂
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至孫子侯吏代
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

周昌及申屠嘉
等類直與陳平
傳王陵同皆變
體之妙其泛言
諸丞相無足稱
舍蒼傳又無所
傳蒼故偏及之
所謂張丞相傳
謂求如蒼者亦
不可復得矣

蕭曹陳平異政
蕭周昌

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
高商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踵姪姪
齒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
當世者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專遵明用秦之顛頊
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
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班馬異同卷十二

